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內簡尺牘卷二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_臣何需霖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內簡尺牘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覲撰其門人李祖堯編併為之註覲所撰鴻慶集自三十卷至五十卷皆書帖然叅校此本時有不
同如此本載與信安郡王孟仁仲帖二十二
首集本皆不載集本四十六卷內有與孟仁

仲郡王帖一首復與此不符又此本載與葉
左丞少蘊帖一首與集本第四十五卷所載
與葉少蘊資政帖三首四十六卷所載與葉
左丞帖一首亦復各別蓋祖堯據手稿編之
故時有出入至其註中多取觀自著詩文以
資考証如第三卷與周表卿侍郎第五帖註
引觀集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表集本乃
無此篇第七卷與常守徐計議第五帖註引

覲集常州聖禪院興造記云清智大師普瑯
既至始改號資聖集本三十一卷載此文乃
脫清智大師四字其他引證典故亦皆切實
蓋祖堯親從覲游較之任淵之註陳師道黃
庭堅詩聞見更為有據非後人註前代之書
摸索影響者所可同日語云乾隆四十三年
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內簡尺牘原序

古有簡牘之制簡以竹編牘則削木為之載古墳典經史之書傳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即版策即簡也後有淳化諸帖所集君臣僚友能書筆劄皆易以紙然其中多弔問可疑唐李注則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禁書疏非弔問不得輒行尺牘且啓事論兵皆短貴其易于隱藏爾宋有歐蘇二大家書劄皆曰小簡今內簡尺牘則龍圖閣待制兼戶部尚書孫公所著雖非編

竹削木為之猶以簡牘名者存古制也制雖非古而易以紙則便于古矣版刻其書以傳猶古者用版之遺意乎公諱覲字仲益其門人李學士祖堯已編刻傳世久而版佚其十世孫徵士封工部主事玘寶藏之授其子仁今任都御史巡撫西蜀始復刻之以傳寓書乞序其簡首嗚呼祖有善而弗傳非仁也父有志而弗繼非孝也仁孝皆發乎天理民彝之懿有不待強之而能者則夫徵君之於祖也都憲之於父也非仁之至孝之大乎

斯集之傳足以考見當時交游之良其言論情誼關乎
倫理之重蓋深有益于學者若夫父授簡而子輒忘之
如伯魯者都憲賢于彼也抑遠矣故為之序成化十有
七年辛丑三月初吉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奉勅致
仕前翰林侍讀學士國志總裁直文華殿賜一品服東
吳錢溥書

內簡尺牘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一

宋 孫覲 撰

李祖堯 註

與信安郡王孟少傅

名忠厚
字仁仲

伏聞制除出殿京口長城隱然

潤州城孫權築號曰鐵甕又南徐州記云城西

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丈號曰北固

與大江為襟帶而劉玄德孫仲謀

之遺跡猶在也

蜀先主名備字玄德吳大帝名權字仲謀按東坡先生甘露寺詩序云有石如

卧羊人謂之很石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之奸遂相與并力敗操於赤壁詩云很石卧庭下穹窿如伏獠緬懷卧龍公挾策事瑯鐔一談收獠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又青瑣集潤州甘露寺有三賢像蓋劉備孫權曹操微時嘗會此羅隱詩云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是也緩帶之餘晉史羊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人持一觴以酌江月東坡

先生赤壁懷古念奴嬌詞云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無愧於古人矣

側聆齋艦次里門所冀一望屨綯周禮屨人為赤舄黑舄赤總青綯而

高牙大纛

兵書牙旗將軍之精整旗必以剛日纛徒到反毛羽幢也刺史縣令負弩

前驅

韓文公集送鄭權尚書序云太府帥或過四府帥必左握刀右屬弓矢怕首袴鞬迎于郊前漢史

司馬相如使蜀縣令負弩前驅史記
平原君自負弩矢前驅迎信陵君
不敢以野服見禮記

郊特牲篇云野夫區區此心必蒙貸答
黃冠黃冠草服也

公以肺附之親

前漢史劉向曰臣幸託肺腑之附息

出當藩翰

詩板篇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注云藩屏也翰幹也蕭望之出試馮翊

以示大用之權輿

前漢史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

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權輿見詩本篇注云始也謂

當卧護而已

前漢史汲黯傳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

召黜拜為淮陽太守黜伏謝不受印綬上數強予然後
奉詔召上殿黜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
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淮陽吏民不相得吾而治蹟藹然已
徒得君重卧而治之黜既辭治淮陽政清而治蹟藹然已
隨舟車而東日竚詔追亟正台司以福天下

蒙索小詩豈敢自間外容抒思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詩之有思卒然遇之

而莫遇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易也

公一世名臣當有翰墨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

唐韓文公集送

李愿歸盤谷序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

安用蒼蠅之聲出於蚯

蚓竅中乎

唐韓文公集石鼎聯句云
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

伏蒙眷記存錄故交小團齋釀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云
茶之品莫貴乎龍鳳謂

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厯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
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
一斤其價直金一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
致齋中書樞密使各賜二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覆金
花於上蓋其
貴重如此遣騎馳貺謹已下拜便欲牽課小詩占謝

而衰老廢學須小閒作撚鬚之態也

古詩曰吟安一箇
字撚斷數莖鬚

即日春序尚寒共惟釣候萬福某自聞弭節里門小邦
窮陋王公大人辱居之如某者藉令無一日之素猶當

奔走爭先以快一睹

唐史李渤傳渤字濟之少室山人元和中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

少尹杜廙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不拜洛陽令遺渤以書曰有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

若景星慶雲始見而廢痼之餘懲艾既往見月而喘

世說

新語晉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瑠璃扇屏風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荅云臣猶吳牛見月而喘注云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而喘故獨

在衆人之後尚冀寬貸未賜訶詰

某辭去十五六年曳裾王門者衆矣

前漢史鄒陽傳陽與嚴忌枚乘等俱

事吳吳王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云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

陋之心則何王之衰老獨無一跡今茲暫惕里中尤欲
門不可曳長裾乎
及公未還政路汲汲圖一見而類有物錮留之竊自歎
也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
為禮

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而尺書亦不數至前甚愧即日祁寒

共惟鈞候萬福某已迫衰殘冰雪之辰正宜杜門塞向

詩七月篇塞向墜戶註
塞向如字北出牖也

以度窮臘終欲一詣屏著如約

前漢史項籍傳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
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

避矍鑠之嘲也

後漢史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

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註矍鑠

輕健貌

寒令方嚴冰霜交至而陽復其中實三微交泰之祥

易傳

曰一陽為復二陽為臨三陽為泰也

共惟履茲穀旦入秉化鈞以福天下

慰食屬也某投畀荒僻亡繇陪賀之後

宋書魏晉冬至日百僚稱賀因

大會其儀馳頌而已

羊麵輒馳獻為公踐長之壽

玉燭寶典曰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極南影

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當黃鍾律其琯最長故有履
長之賀冬至影長一大三尺夏至影長尺有五寸

毛潢潦可羞於王公

左隱二年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匱管錡釜之器潢汙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殆謂此耶尚冀一笑領此意也

方遣狀未徹牙兵傳教具審大雪釣候萬福寒冽如許

研冰筆凍重以衰憊起酬

韓文公集雙鳥詩更起鳴相酬

累紙重問之

貺當以疎慢獲譴也

黃封名酒寵綏流落為林下之光俚俗經此時序問餉

紛然占報不盡銘藏之意

某去歲迎拜梓宮於城東三十里外執事舟楫在焉望

見前驅冀得伏謁道左

前漢史韓嫣傳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

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歡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

而弓戈塞路

泥潦沒馬勢不能前退坐叢祠中又欲具一書而上雨旁風亦不復果瞻佇太息而已

向聞秉樞筦日佇廷告遂正宰席雖不如所料然鍾山

故國

徐援彩間畧曰建康東北十里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

祠故號蔣山又輿地圖鍾山元皇渡江之年有紫雲晨見又王謙之丹陽記蔣山其形象龍云六朝陳

跡尚斑然

金陵六朝記云吳四主起黃武終天紀凡五十九年東晉十一帝起大興終元熙一百四

年宋八主起永初終昇明六十年齊七主起建元終中興二十四年梁四主起天監終太平五十六年陳五主起永定終禎明三十二年自前魏文帝黃初元年已後天下一統二年已後至晉武太康元年中間六十二年終吳蜀與魏三分天下魏興四十五年滅蜀晉興十七年滅吳天下一統得二十年已後至隋文開皇九年已前中間三百二年僭國號者三十二隋文開皇八年滅後梁九年滅陳二十年禪于唐

南北解仇江

皐徹警皐蓋領客

續漢志曰中二千石皐蓋朱兩幡

酒酣援筆賦潮

打空城之句

唐劉賓客集題石頭城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

深還過女牆來

亦一快也距門牆咫尺而聲問不接者兩時哀

病之狀想已厭聞不復汗簡牘也即日冬序晏溫共惟

鈞候萬福某病餘亦復支離

南華真經云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司馬注云形體支離不全貌

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

謁門下

久苦瘡痍百藥盡試如抱薪湯沸非徒亡益也

前漢史志以湯

止沸沸愈甚而無益

衰病惡寒不敢附火老饕

東坡先生嗜著老饕賦

嗜蝦

蟹不敢下筋對酒不敢濡唇危坐塊然殆不知有身世

病起出省書硯凝塵滿席正如房次律遇故物於破甕

中也

唐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房琯之宰相廬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琯虛心禮敬因以攜手閒步行十

數里至夏口林過一廢佛寺松竹森映和璞坐於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數尺得一瓶子瓶子中皆是婁師德與來公書和璞謂房曰省在此乎遂洗然方記其為僧時來公即房之前身也唐史傳琯字次律東坡詩云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故云甕中也

蒙寵示秦國夫人行狀令誌其墓

按公文集載秦國夫人墓誌銘云秦國夫人

王氏故三司鹽鐵判官秘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特進諱仲疑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傳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

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繇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典大州
擢樞要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加
國夫人加號衛國再徙楚
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云 某罪廢已來銘姻舊十數家

而已夫人身封大國本朝巨室家世如此而樞相郡王

與之治喪

按墓誌王氏先世家于蜀之華陽後徙舒至特進公墓于平江之長洲縣今又為平江人

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實具載
國史迨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
登侍從奉使典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
貴尤稱於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
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實蓋如此而
夫人之以碩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祿始終於是為
盛當屬一時顯者大書深刻以表見於無窮迺屬於不

腆之辭此公愛念之過未之思也

秦國夫人幽堂之銘在門下之舊不敢辭以今世俗之

所尚則不當重勤誨飭姑勉副所須

墓志云夫人將塋信安王以書抵故

人孫觀徵銘觀辭不能凡三反則以書復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乃叙而銘之云第哀老廢學筆力減退徒兩失之也

秦國誌文非某所堪任藉令大手筆

晉史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

說曰君當有大手筆後孝

如四門助教

歐陽

永州司馬

武良策謚文皆珣所草

柳宗元在世亦非今人所尚況如某者執事矯羣庸猥以

見屬遂黽勉塞命又不知能副重意否但學佛不宜詳

說墓志云夫人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
益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
叩門求飯穀翌旦有嚮十六羅漢相者視所畫肖馬售
之不計其直以至康恤貧乏供施佛僧捐棄金繒殆無
虛日持戒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一饌又嘗夢青衣十
數輩祈哀甚急既寤有餉蚌蛤者噴噴然至命縱之水
中自是終身不知鮮食疾益侵處後事與家人訣無
惻惻可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金僊梵諦中來其
舛世諦空幻殆猶吹一呌而云也

恐涉酸餽氣

東坡先生贈道通師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

舍蔬筍到公無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謂酸餽氣也

害於文體更望省答

聲問不通已復彌月即日雨涼鈞侯萬福傳聞秦國夫

人喪舟已次惠山

墓誌云以其年八月庚申塋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村越國夫

人之次若干步惠山屬常州之無錫

比及反虞

禮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

視虞牲有司以几筵合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塋曰虞不忍一日離也

諒復過旬所異

抑情自廣勿過戚戚幸甚

比奉報音伏審即日大暑鈞候萬福秦國夫人屢經七
供悼念之情固未易排遣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

若戀戀不置則與擊風躡影之流

前漢史郊祀志谷永上疏曰姦人惑衆挾

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過求之盪盪如擊風捕影終不可得大不相遠

金匱要略卷一
矣敢冀尊生自廣

自聞問便當馳慰顧以老生常談之言未必能開釋左右而脩途觸熱又非衰謝所能堪計公必以此推照其非慢也

連被誨存具審秋暑鈞候萬福年來旱澇不常謁晴之墨未乾而禱雨之詞復出投老為農閔閔望歲又復不諧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與汪左丞

伯音

鉅德元勲社稷所恃手洗虞淵之日

唐史狄仁傑贊曰武后秉唐中哀操

殺生柄刼制天下而攘神羗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

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名言又楚詞浴靈光於虞淵注云虞淵日所入也淮南

子云日薄於虞淵是謂黃昏

力扶杞國之天

沖虛至德真經曰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

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地中行止奈何憂

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辰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

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之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

其人舍然大喜

中興之烈上所親見而衆媯不容十年去國屬

者大廷作命進位師保臨授旄鉞坐鎮一方天下翫然

侯公歸非區區之私也

詩九戢篇是以有褒衣兮無以我公歸兮

不宣

去違門下俯仰十年而愚暗自用仕不知止遂觸嚴譴

唐杜甫集

送鄭虔貶台州詩云萬里傷心嚴譴日

除籍為民投荒萬里首領幾不保

焉比反故廬老妻

公娶章氏綜之女也

幼女

名小師公集有祭文存焉

遇疾已

亡但見兩塚寸心摧折

杜集水宿遣興奉呈羣公云寸心老夫折時訪武陵溪

追

咎無所竊觀漢唐魏晉之間士大夫無明哲保身之智

詩豳民篇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不量彼己以犯世故之鋒而相隨入

於刀鋸鼎鑊之內者何可勝數如某猶得假餘息

杜集
喜聞

官軍已臨賊境詩鼎魚
猶假息穴蟻欲何逃

於蓋茅一把之下復何恨但有媿

於左右而已

蒙垢自屏不交賓客不談世事一紙之書不至於舊交
新貴之門五年矣側聆少傳整愒宣城便欲飾固陋之
詞占叙萬一既成復毀至于再三重惟恩舊不敢自取
疎絕之罪輒復薦區區于下執事也

與葉左丞

名夢得字少蘊
自號石林先生

承以蒙頭

永嘉禪師證道歌云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面壁為日用

易繫

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

固所望於公也某客江左始讀其書顧雖

昏憤不識其趣而一切世間蜂窠蟻垤之隘

唐楊敬之華山賦云

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蠅蠖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故豫章先生詩亦有蜂房各自開戶已可笑也

與張右丞

字達明

某塊處閒寂事大之禮

孟子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廢缺為愧即日

共惟鈞候萬福故歲鄉縣經時不雨田翁鑿井深數丈

而不得水今夏雨彌月大浸稽天

莊子逍遙篇云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

天而不溺音義云浸音子鷄反
稽音鷄徐李音啟司馬云至也

霖霖猶未已杜子美云

唐杜甫
字子美

疇能補天漏

唐杜甫集九月寄岑參詩云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

思君令人瘦沉吟坐秋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
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手疇能

補天

議者已屬公鍊石之手也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

地不周載猛獸噬鰥民驚鳥攢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
石以補蒼天斷鼉足以立四極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

冀州平狡虫死鰥民生背方州抱員天列子曰天亦
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缺

臨川

九域志撫州臨川郡古跡有臨川水

山水佳絕別墅又領其要

唐杜甫集

漢使西南臺詩云懷新
目似繫接要心已領

高情超然

老子曰燕處超然

獨擅一壑

晉明帝問謝錕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如何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錕不如庾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又名畫記曰顧愷之畫謝幼輿於石岩裏人問所以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居岩壑中

每讀九

章想見其處而已不得從杖屨

東坡先生與列宜翁帖云小子當奉杖屨以從

又與荆公帖云庶幾得陪杖屨於鍾山之下

一快洞心駭目之觀

東坡先生順濟王廟新獲

石弩記曰當藏諸廟中為往來者駭心洞目詭異之觀
前漢書子虛賦曰洞心駭目甘泉賦曰事物變化目駭

耳回東坡先生與程懷立帖云子明傳神別本輒得二軸使觀者洞心駭目

以為恨也索詩

輒牽諸上呈幸一讀置之

先生文集載其詩云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

遊者九處繪而為圖詒書屬晉陵縣某賦之其一滄岩
書堂松根絡斷崖石脚注細泉書堂何代有故物尚依
然右丞今摩詰尚友千年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真輞川
散策塵外躅脫屣屐區中綠杯尊酌花鳥一醉藉草眠其
二泊湖潭藹藹竹樹交一潭蔭寒清已無蛙龜汙尚有
蛟龍腥林林踈泛水彩灑灑一鏡平我心亦如此炯炯珠
夜明意行魚自樂坐穩鷗不驚更欲漱吾齒不推功與
名其三蝦蟆石天公磔蛙元墜地化為石魁然此江郊
面帶蒼煙色蔥蘢一拳青疑湛半篙碧猶疑老蟾窟尚
吐月中液我來蹈其背坐晚倚天壁鼓吹不復鳴煙雨
空寂歷其四多寶院穿雲訪幽伴倚杖蒼崖根冥冥簞
竹中古寺松為門野僧營一飽乞食下山村擁鼻且獨
寐莫覺釣石溫世事風雨過歲陰波浪奔飄然得遠遊
寄此五石尊其五梅仙潭潭潭暮暮垂樹杪秋聲發飛
仙駕青鸞通籍在金闕遙見切雲冠尚想凌波襪殷勤
小梅花獨照黃昏月生銷濕香霧翠袖卷煙雪忽然東

風惡一夜吹石裂其六黃金臺層臺接重霄東西鬱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相君踐台斗爭雄兩龜印倚薄雲雨近藏虧星月光陳迹恍如接尊名綴前茅獨有真男子平生盛孝章其七懷賢庵佳人去何之歲月忽已逝懷人昔孟光問道今發喜百年草頭露一夢穴中蟻見此兩足尊感動淚如洗區區記刻舟兒戲亦漫爾永斷三生緣付此一彈指其八積翠樓層樓倚高寒突凹擅空濶江橫碧羅帶山斷青玉玦湛湛清不搖霏霏翠如潑松溪奮蒼鬣苔石換綠髮陰森柔肌栗舊絢亂眼纔凭欄送落景一鳥煙中沒其九甘陂莊院張公卧江海戢羽如鵬蹲平生廡廟具投老三家村一壑身所寄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間坐種竹青鋪門似聞橘生奴漸見桐有孫提壺嘗見廣一笑空壘尊讀是亦可以彷彿其處故具載于此

與胡樞密

名松年
字茂老

自長至

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景極長律中黃鍾琯最長故有履長之賀

族黨姻舊俱

集比小間已復歲盡又從數十田客疏舍旁一故溝欲

速之意至與之同起卧也跂望門牆晨夕西嚮忽蒙墮

教讀之凜然若負冰雪

唐史李密傳密持軍嚴肅盛夏號令士皆若負冰雪

具審

即日春寒釣候萬福某去違已見火令

魏武帝時明罰令曰聞太原至

鴈門冬至後一百有五日皆絕火食云為介子推且北

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不得作寒食

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刑令長奪一月俸

及是當有侍見之日矣

某規並舍之田為小圃因累土為一堆阜

唐史志垂拱二年九月雍

州有山壅出高二十丈武后以為休徵名曰慶山俞文俊上言地氣不和而堆阜出凡費廩粟百

斛僅若蟻垤耳雖有愚公移山之意而齒髮缺壞筋力

索然其如魁父之丘何

沖虛至德真經云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

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慙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注云魁父小山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

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孫子
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
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
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
之南漢之陰
無龍斷焉
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連日侍樂飲已復繭然謂當熟寢數夕而親舊遺書十

數輩闖

款蔭切何休云闖
出頭貌或作覘

門待報者猶在也至是亦已

矣即日暑溽

記月令曰
土潤溽暑

恭惟鈞侯萬福隆暑

釋名曰暑
煮也言如

煮物也

方自茲始未卜踵見之日敢冀眠食厚自持以須

告廷

某塊處閒寂以書自娛亡與晤語者每獲侍坐一聽驚世絕俗之譚則紙上語直古人之糟粕耳第以禮遇厚重為公費不敢數造以為恨也

南華真經云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相一作魄

公子後堂必已塗墍

書梓材篇若作室家既勤垣墉唯其塗墍茨

稍從事於門庭想益潭潭然也

韓文公勸學文不見九公與相潭潭府中居

因之崇所欠一簣耳

書旅焚篇為山九因功虧一簣

某舍下出新竹數

十竿亦解籜矣不過短籬尋丈之間已作橫山萬竹之想也

重午後拜書饋便屬隆暑不果上狀即日履茲新涼共惟釣侯萬福某比去歲雖無恙而積雨浸淫筋骸如束終日嗜睡意謂暑退尚復憤憤如故也欲送一僧守牛山之冢坐此未果瞻遡門下企踵而已

金史卷之八
第一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汙省覽方別寫錄更數日當

馳介也

唐李商隱作五紀云劉義閑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師之既至賦永柱雪車二詩一旦居廬全

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不得耳不若

與劉君橫山圖必已下筆千巖萬壑

晉史顧愷之為嚴仲堪參軍自會稽

為壽運而至荆人問山水之狀

曰千岩競秀萬壑爭流頃刻百態而寫之短幅之上

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也

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

須論萬里南史齊王室蕭貢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使同萬里

令升

董待制來過喜聞動止北審履茲冬序鈞候萬福

字令升

向來卜日侍宴俎歡呼縱飲容此下客龍山把菊尚欲

託後車從一笑之樂

晉史孟嘉為桓溫參軍既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

僚畢集風吹嘉帽落不覺如廁孫盛時在坐溫授紙筆命嘲之著嘉坐處嘉歸見之笑而請紙即答了不容思

文辭起卓四坐嘆之

屬方弛擔追歡筋力老罷不能自彊但遺恨

於無窮也

數日前具一書舍弟遂留與令叔書同遣度今日方至
前而騎吏亦踵門矣省教慰薦良厚具審即日鈞候萬
福陽復而積陰連雨浹日不休又繼之雪翕而後張固

其所也

老子微明篇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無從展慶但有瞻頌

某自九江便有命舟之意竟不果比令升約詣郡徑入

西徐聞彥章寓南禪便移舟趨無錫泛宅飄然

唐史張志和傳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載漏請更初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此

無留碍如某類有物錮留而不能去也哀病惡寒方負

日向隅而坐橫山春到當執鞭弭以從

邵公玉一去不返遂以喪歸便有曲池既平之嘆也

雅門

周見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

某嘗謂軒冕之樂造物者視

之不甚惜每於一丘一壑之間

名畫記顧愷之畫謝幼與於石岩裏人間所以

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岩壑也

未嘗輒以予人至公玉然後益信

此言為不謬也

區區欲見之意如痿人之念起

前漢史韓王信傳信報柴將軍書僕之思歸如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思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

既獲所願連日脩具為公

費又不安席俯仰愧忤蒙貶誨札具審初暑釣候萬福

溽暑養病宜即爽塏

春秋左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公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請

更諸

爽塏以迎樂喜

易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懃禱之至

今升坐中又拜朱櫻之餽亟遣一介持歸小兒輩皆鼓舞拜賜也梅餉奇甚一枝僅盈尺而著百子有把玩不能釋去者某歸視園中已出筍百餘竿梅杏有著子者繞樹三匝

魏武帝短歌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加護其雛特

未可折贈也聊發公一笑

張莘欲求薦狀為成資改官之計其勢雖迫切如某豈敢喋喋溷聽忽得書云韓侯已為補叔詣兄

孫內翰字叔詣所

失一狀而成資在六月道盡塗窮更無他畫度樞密所

薦五士必不盡用於今歲儻蒙改薦於垂成宜惟莘蒙
惠某亦預被賜也尚冀眷存之舊不以屢瀆譴過

即日共惟鈞候萬福辭去便屬長夏

梁元帝纂要云夏曰朱明亦曰長贏

今跼伏田舍如被熏灼兩腕疲於扇簞不復近筆硯矣
竿牘之間缺然彌時莫抒下情第極愧恐

向見公膝痛已失所在比涉大暑偃仰自如想益勝健
秋序戒寒公防秋

杜甫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

當在茵鼎之間

也

此折衝樽俎之意

伏領誨飭具聞起居狀為慰顧此哀晚惟公獨見收卹

每獲教寵三復之後櫝而藏之殆盈篋矣十部從事不

足云也

晉劉弘為荊州督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

賢於十部從事

朱丞相薨背

丞相名勝非

雖以福祿終始而善類失

依仰可為哀痛鄉州自己茂下世而胡承公葛魯卿又

繼往日者張全真

張參政名守

訃音亦至某自還農圃不齒

於諸公造物乘除獨為後死歸然如魯靈光也

文選王延壽字

文考魯靈光殿賦序云魯靈光殿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

基兆而營馬遺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巍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注云
巍然高大堅固之貌

向來伏拜戲下

顏師古注漢史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詐為反漢書通以戲為旌麾

及指麾字

重勤省顧館之新室連日治酒食接慇勤道舊故

又過於曩遇愧荷莫知所言即日履茲徂暑共惟鈞候萬

福炎威暴發如坐甑中橫山

吳郡圖經續紀云在吳縣西南十里道經云山四面

皆橫蓋以此得名也又石據湖山之中有陸雲墓觀是山鎮此邦之西南臨湖控越實吳中要地隋開皇中嘗遷邸於橫山東亦以是山為屏蔽也山周圍甚廣環以佛刹如薦栢楞伽寶華堯峯之類皆在焉

奇勝

一壑脩然計公一適在北窓之下也

晉陶潛文集與子儼等疏云常言五

六月中北窓下卧遇涼風曾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

辭去之夕戴星而南質明僅次臺李忽遇快風抵湖洑
辰炊尚未熟也兜輦方治上冢之具以待徑趨龜潭牛
山兩塋侵曉罷歸越日先遣舟絕太湖遂已擔輿入黃
川少留循湖入長興路以去行役忽忽不獲寓一紙馳
布區區至今尚懷愧也

自領報問便屬昏會雖倥傯怵迫中無時不在門下伏

奉誨存稽首拜貺愧不可言具審履茲歲端

史記律書履端於始

鈞候萬福連雪竟此歲及時開霽橫山春色已在先生

杖屨之中矣

歸叟詩文發源云東坡作藏春塢詩有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秦

少游作俞允叟詞有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粗豆中余以為依倣太甚

敵騎頻兵境上使驛已三反所望折衝口舌之間

唐姚晦口

代我汗

少貸一方肝腦之禍也比得劉鎮江陳景淵

陳潛名充

書皆可喜之言庶幾安堵

文選魏鍾會檄蜀文百姓士民安堵樂業注云堵牆也

遂卒歲如某所策也某只俟徹警趨伏門下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十日侍坐區區懷戀未敢
言旋屬親翁強酒體中不平遂復辭去歸舍甫定邊警
遽聞晨夕疑懼久不省候寒溫冀蒙答此意也

別去纔宿昔已悵然賦三秋之句

詩采芻蕘彼采蕭兮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即日寒燠不常共惟鈞候萬福某比次山中冰雪皓然
破屋支風幾不能夕伏蒙招喚生薪豆粥已足以解饑

寒

後漢史馮異傳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
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

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
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

對竈燎衣異復進參飯免肩因復渡滹沱河至信都又東坡先生在黃州大寒贈巢谷詩亦云破竈鬱生薪

而酒肉如山極一時之盛

杜工部詩集醉為馬墮諸公搗酒相看詩云酒肉如山又

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蓋用左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語也

區區感著未易具陳也

美梨分餉富矣哉比侍杖屨繁花猶在目俯仰之間遂

供飮坐家釀

晉史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恢所貴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溫克

海錯

尚書禹貢海物惟錯

併已祇拜記存之厚品物

周易乾卦繁品物流形

夥

前漢史陳勝傳楚人謂多為夥注云音禍

衰老之光也

涉秋便為超侍函丈

禮記曰凡講問席間函丈注云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

之計

而水涸不可舟比得雨又屬女子從其夫造官少留與之別及此秋殘竟未遂款門之意區區瞻悵尚何言

大旱之後村農方以得雨為喜數日來秋稼皆爛死水中某生長田間今老矣未嘗有也議者謂久旱之禾得雨正如饑人得食一飽過度遂至僵仆來歲饑疫恐不免也似聞慶賜將行盜賊亦稍出矣所憂殊未艾耳

陽復於陰川池凝沍雪之交巨人長德善類所恃所冀面致頌言以抒下情而哀瘵不堪趨走第頓顙南向而

已

某自湖湫由徑入善權祖送處便道過潼渚省族兄留

一夕飯竟趨北門就舟日已曛矣詰旦奠成叔別

胡令

詣朋溪

董令升自號所居之溪曰朋溪謂與溪為朋也公文集有記存焉

以還久客歸

心如飛不果重詣必蒙貸答

審聞已涓日徙橫山新第吞舟

南華真經云庚桑子曰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

久困於泥蟠

揚子云龍蟠于泥玩其肆矣

魚矴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地大天寬一洗耳目之隘而足膝尤利高爽及是當不

藥而愈也

某陪橫山杖屨以來見公手植今參天矣

曹子建詩云
荆棘上參天

故杜工部古栢行亦有
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

杜子美細看茱萸猶未卜明年

健否

杜工部集九日藍田崔氏莊詩云明年此會知誰
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蓋用西京雜記武帝宮人賈

佩蘭佩茱萸食蓬餌飲
菊花酒令人長壽事也

而公少留異縣為谿山風月主

門下老賓客奉周旋坐閱十春未有如某者區區欣幸

不知所云也

某陪几杖六七年久勤館人未有過於前日者臨分又

蒙酒醪果醢送將之厚區區欣戴莫喻此心即日初暑

共惟鈞侯萬福某歸途水涸推舟而進凡四日僅抵村

舍並河之民以錢酒餉吏卒乞升斗之水

南華真經云莊周家貧故

往貸粟於藍河侯藍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而豈有升斗之水能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土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可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救頭然之急
出藥師文第八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願云靜思我佛
正真源如救頭然無懈怠又文殊云誓求佛法度羣生
如救頭然無退轉又梁武懺第一卷云况佛之教人向

道窮究本心尚乃如樞密雖家居諒不廢憫雨意也

東坡

是濟人者何不急也與錢濟明帖家有黃筌畫龍能起雨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嘗常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憫雨意可求燭一炷香否

某買田舍旁欲畦而為圃

語子路篇樊遲請學為圃

偶隣翁猶有未

獲之禾收刈甫畢又須屬一日者

史記有日者列傳

占相一堂

之地然後乞所分花木種之人還馳告輟賜甚夥小舟

不能容則又大過所望今別謀一大船自錫邑徑趨橫

山之下笑日佇拜貺手自封殖當賦角弓之詩以無忘

盛德

春秋左傳昭公八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

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比一再上記

前漢史司馬相如傳臨邛令前奏琴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伏蒙遣騎

馳報非所敢望也即日冬序薄寒其惟釣候萬福某病

體已無恙

風俗通恙草虫也喜噬人多草宿相勞必曰無恙否

猶未堪作勞一

出而從事則頽然就卧然校之他日則有間矣書詞拊慰祇荷眷憐度可去家即詣門下

分錫花木比從無錫挽一空鋼至而小港又不能容拙

於用大

南華真經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

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可以一

笑也今以書抵縣尹僦兩空舟領賜它日甘棠之憇自

今始也

毛詩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敗

召伯所說箋云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伏自改轅便欲追逐後騎而去竟以事違瞻望絕塵南華

真經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瞪若乎後矣悵然

有不可及之歎辭去又復逾月連雨其惟釣候復何如

踐長光亨之始

曹植曰冬至獻履所以迎福踐長

當彊起以慰天下蒼

生之望也

晉史謝安傳謝萬廢熙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辟為司馬將

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慙色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

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云請回俗士

駕為君謝逋客

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

歸叟詩文發源云東坡為溫公

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便已都說盡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此便可以圖畫

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

說苑云魏文侯與大夫飲

使公秉不仁為觴政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文侯飲不盡不仁舉白浮君又東坡贈孫莘老詩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如某當晨夕奉杖屨亦復掃迹

文選北山移文云竹

低枝以掃迹

瞻悵不可以言

內簡尺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二

宋孫覲撰

李祖堯註

與胡樞密

自承尊幼徙寓大府日欲面致頌言

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

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遂不復遣問即日溽

暑共惟釣候萬福靈雨連日晝夜不止敝廬所占地最

高仰

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

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一夕漫而為壑

荆谿汙下可以想見獨橫山之址下瞰四鄰先物之幾

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後漢史云沉幾先物非庸衆之所能及也

遷徙一番紛紛及是必已安堵

注見前卷

僑居隘陋一旦決

然舍去千巖萬壑

注見前卷

左右照映卧北窓之好風

注見前卷

望西山之佳氣

晉史王羲之傳桓沖嘗謂羲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羲之初不酬答直

高視以手板拄頰云
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人生亦有一適如此時乎緬想神

宇脩然百體堅壯過藥石之功遠矣

酷暑彌時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日矣一雨脩然粗有生
意方欲遣狀已拜誨函之辱病眼豁然如侍珠玉之側
衛玠別傳王武子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
甥並坐爛然若明珠在我之側朗然采映人目
私尚須登門以謝萬一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問又枉手誨開闔數反欣
玩亡窮具審履茲涼秋釣候萬福梓宮過郡樞密望哭

於城南數里外如西徐當詣橫林屬者製中宮之服嘗
往從之以所被旨惟所過州縣寄居官吏當迎拜凡舍
於郊者不預焉某欲隨衆一往而廢錮中有強聒之嫌
借合當往必在城東橫林道上比及竣事回詣東橋行
李當有兩日之淹欲少竢秋晚拜伏門下

某請適未久又枉誨函貺若侍坐聞欬唾之音也即日
薄寒共惟釣候萬福郡檄報中宮之訃地遠奔赴不逮
遂戴星從橫林官吏發哀製服三日竣事而還方此解

裝上狀極草草

郡中報梓宮渡京口持書者見報云張參趨丹陽道上
五馬餞于郊而樞密館於鄉校赴早集矣繼領誨答始
悟傳者之妄誕謾成俗數十里之外便不可信可以一
歎也即日秋高共惟釣候萬福某風雨中野茨八日蒨
屋之下

周易豐卦六三九四豐其蔀又上六豐其蔀其家注云蔀覆障光明物也

衣衾沾

濕體中益不佳矣調護稍復小舟馳造

某投老作蠶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俯臨窮陋一時歆艷

以為寵偶屬遷徙不即伏拜門下占叙感悼尚恃眷恤
察知愚鈍許司馬著帽進也

晉史桓溫詣謝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

取帽溫見畱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見謝安傳

某辱顧之厚當是賀慶一人之數

淮南子大履成而燕雀相賀湯沐具而蟻虱相

弔初議繫舟大聖堂假一榻之地而大浸如此

南華真經云大

浸稽天

魚龍入室

東坡先生秋陽賦云舟行城郭魚龍入室

必不見容少須當

具裝矣

即日秋暑其惟釣侯萬福某比辱誨答審聞體胖

禮記大學

云心廣體胖

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白鷗令築今

復何如公微疴已去體矣如煙霞痼疾

唐史田游岩傳高宗幸嵩山幸

至其門游岩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謂曰先生此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未易以

砭藥除也一笑

秋氣益高

唐杜牧之詩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蓋用杜少陵千崖秋氣高語也

橫山之

下谿光接天以目力之盡為界而以拘繫

周易隨卦上六拘係之上

窮也不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謀

梁尚書名凌嘉

約同載詣門下

比得書云當在展墓後尚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某念當造門不復遣狀使臨貶教具審春和鈞候萬福
蒙諭以足膝尚未紓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情此言

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公杜門養恬存神守氣萬頃

之量不可澄撓

後漢史黃憲傳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
東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

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
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耶

南華真經云子祀子輿子
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

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
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
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于

項句贊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踣躄而
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一去門下寒暑易節猶當以數致書為恭而多事心迹

不相關矣尚冀公索之於形骸之外也

南華真經云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忽拜使者於門函教寵存慰薦加

厚但以踈慢自訟而已

語公治長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蒙一顧之重光賁哀老席

門之下長者車轍盡於一時

前漢史陳平傳家過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

長者車轍

足以追聚星之盛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

內有賢人聚
新築甫就獲此榮耀匆匆啟報莫叙感藏之意

也

自車騎改轅稚女從其夫遠官老懷自不釋然而舍弟
疾痛大作呻呼徹旦方召醫而服仲謀所遺藥遂良已

曲蒙存省錄示秘方拜貺銘荷為肘後之藏也

梁貞白陶先生

肘後百方序云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
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
肘後細碎殊足申一隅之思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
首以朱書甄別為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畧為周備
矣

舍弟蒙別紙存記病餘未果具書占謝小兒獲侍公側

所謂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釣樞獨無韓公示兒之句

韓愈

字退之文集載示兒詩略云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魏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暴禦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釣樞洪慶善辨證云謂李絳崔羣之徒也

以紀新堂

賓客之盛

示兒詩云中堂高且新

領書又沐題品衰老感歎而已

即日履茲新春共惟釣侯萬福某中冬冀一望後塵俯仰忽見歲換逋慢廢禮遂無以藉口第頓首南向而已

晉史潘岳石崇諡事賈謐望塵而拜

前日遣舟還麾下併致餽謝之意度已冒聞即日雨寒

釣候復何如樞密久於異縣屬此時序未能免俗

竹林七賢

傳曰七月七日北阮庭中鋪陳莫非錦繡阮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橫鼻混於庭曰未能免俗耳

亦紛然區區竿牘之私

南華真經曰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敲精神乎蹇淺

又

勤省覽尚冀答恕

某以暑中苦瘡痼而苛痒不可耐爬搔次骨

爬搔次骨見舒王詩

久乃作痛意緒無聊坐此不時具問恐愧何言某築室

正紛然本為營生歸宿之地而慮之無素費出十倍遂

不償此勞也

分貺龍焙絕品

龍焙屬北苑東坡先生詞云龍焙今年絕品谷簾自古珍泉

謹已拜

辱今年茶餉未至以公所賜為第一義也

益州保寧寺無住禪師杜

鴻漸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詰諦問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蒙師開示實不可思議

未敢烹試詰

朝薦先而後飲其餘矣

親舊書信斗水直百錢渴欲死矣

杜工部集引水詩云白帝城西萬竹蟠接

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乾蓋用莊子斗升之水語也安知橫山主人

吞雲夢八九而不帶芥於胸中乎

前漢史司馬相如傳
載子虛賦云秋田乎

青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八九於胸中曾不帶芥張
揖注云帶芥刺齟也顏師古注云帶音雙介反胃本作

山路公弼尹應天犯大暑犇命而去某以為不如据南

柯之枕猶有一餉之榮也

唐陳翰異聞集載淳子夢
入蟻穴曰大槐安國拜為南

柯太守
而寤

橫山稍有郡人攜客造觀者前日狐狸之宅

春秋左傳
襄公十四

年傳南鄙之田
狸所居豺狼所嗥

一經點化遂為冠世絕境三絕句上

呈

詩曰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峻嶒倚半空幻出生緒
三百幅遊人渾在畫圖中
蒼雲十畝蔭平寬露素

風枝繞舍寒莫遣先生賦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
兩蒼皮四十圓年來又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客待
看成陰
合抱時
當公一笑吾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正謂此也

輒以橫山小詩繼衆作之後以發一笑

按公文集刊行者已載二詩而

古風一篇不載今錄于此橫山堂詩古縣山水國萬室
蟠其中環城千嶂合並舍百泉通我公擅一壑層雲生
盪胸彷彿八極外坐驚兩腋風我我十二鬢半生簾幙
重脩眉新畫就一抹翠掃空欣對樵平生似為悅已容
百金置酒地牕戶浮青紅高稜拄笏見採菊籬下逢陂
陀經千丈橫絕垂天雄日麗鶯谷曉沙暄燕泥融悠然
命中車往往載客從太白琢天功朱絃奏三終溪山久
寂寥高辭擅無窮天王駕羣英長轡係九戎焉知橫山
下一榻卧老龍功名方鼎來龜祥兆飛熊勒石頌中興
澹臺兩穹崇西州歸謝傳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

鶴還故宮然公豈山中之人為蒼生彊起光輔中興功遂身

退然後歸西州

晉書謝安傳有聞當與入西州門之句又外甥羊曇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

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遂悲感而去

表東海

左傳襄公二十

九年云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注云太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

亦未晚耳

功成名遂身退者天之道

別紙論陶淵明

晉史陶潛字淵明

陳元龍

三國志陳登字元龍

出處大致

非世論所及也某藿食者也而肝腦實繫肉食者休戚

春秋左傳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國語云晉董褐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云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黑氣

也故嘗撫案而起有秦無人之歎

春秋左傳文公十三年秦使士會行繞朝

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
撻臨別授之馬撻欲示已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也

一從接待聞議論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杜工部集洗兵馬云

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
扶顛始知籌策良東坡先生云謂張鎬也用之為帝王
師不則窮谷一叟耳按唐史列傳鎬字從周傳州人儀
狀瓌偉有大志元宗西狩鎬從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
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帝還京
師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鎮汴州後召拜太子賓客卒鎬
起布衣二暮至宰相在位雖
淺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龜潭冢舍猥勤騎從存歿之寵而以不獲迎望車馬之

塵為愧某自陪杖屨一覽楚山然後起猶龍之歎

史記老子

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而已往之悔

不可追也蒙示六秀書雖未能盡讀叙引所載一二信天下之奇書也

某自去違牆屏念欲啟問動止久不果一僧還山就令持書詣門下而不敢勤報貺伏蒙遣介馳賜翰墨共承嘉惠何喜如之某具審即日鈞候萬福某蒙招喚幸甚得具小舟從公於谿上真入紅蓮幕矣

南史王儉以庾杲之為衛將軍

長史蕭緬曰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
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也

第方暑宜當勤攬

衣故未敢前也

與楊樞密

某去違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隔而區區祈向又

不得見於咫尺之書

前漢史韓信傳李左車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顏師古云八寸

曰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馳心而已即

日春寒共惟鈞候萬福某遭時多故數蹈危機憂懼萬

端險阻百態屬有天幸

前漢史霍去病傳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得遂首邱

晉史載燕王慕容暉出葬為符堅所執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暉對曰孤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之墓爾說文云孤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白虎通云孤死首邱不忘本也獨有門牆相望

千里無從接奉臨書太息

前漢史丹諷傳可為長太息者六

不悉

執事宦成名立暫愒神館一時生民休戚人品高下百

聞不如一見審笑他日宰天下

前漢史陳平傳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次

第施行當以功名為一代宗臣

前漢史贊曰蕭何曹參擅功名位冠庫后聲施

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顏師古云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

所冀加護苗

鼎以佇廷告

某自歸田

陶潛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又杜甫詩云比興展歸田是也

不復居城

府結屋數椽於三家之市

公始居馬迹後遷西徐

以安餘命而老

境日侵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台鼎之拜否也四明

洞天記四

明山二百八十峯洞周四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天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四明在明州

東佳處年來士大夫避地多在溫明間有與晤語者否

某幸而不死他日猶欲乘牛車造公東閣一觀天下之

士也

前漢史朱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問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

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某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誨飭

慰藉陳人

南華真經云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注云陳久之人耳蒙

賜已厚比唐益裕一再過具言公已登政路而訪問死

生存錄衰老又過於前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即日履茲

涼秋共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築室三間門以兩版面壁

趺坐

傳燈錄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別記云師居以觀六十年之非樞密在廊廟餘光所照

少林九年史記蘇代便於齊甘茂謂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
績貧人女曰我無錢買燭而子之燭幸有餘光
卑栖

俯啄無復仰而四顧之懼日佇廷告亟躋宰福天下慰

此區區

唐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云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歡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害已也且猶

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可不不知其所自耶今世俗

所尚以數造門為恭否則以數致書為勤某伐樹削跡

不齒於縉紳

南華真經天運云云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

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綉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樞者取而棄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綉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圓於陳蔡之

問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固不容輒登
昧莫禮反物入目中莊子曰攝糠眯目焉

一時貴人之門而寒溫之問不出於東阡西陌
應劭風俗通云

南北為阡東西為陌豈敢飾固陋之辭諂諂強聒以觸犯嚴之罪

然區區系心門下如抱饑渴與夫晨夕躬埽除
前漢史魏勃少

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欲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進竿牘
見前與胡樞密帖注如世

俗所謂文具者固有間矣高明所照必諒此心

猖狂妄行

南華真經云猖狂妄行蹈乎大方

自陷於大譴大呵之域尚

復何言而哀窮悼屈

唐韓愈上兵部李異書云夫以閭下內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

與能哀窮而悼屈

不忍辱在泥塗

唐杜甫長沙送李十一詩云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

遂晚收又贈韋左丞云田子泥泥塗又春秋傳趙孟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

子辱在泥塗久矣

必欲援而出之獨執事有惓惓不已之意其

去公門牆二十年矣設有舊惡

論語云不念舊惡

亦將隨數化

而改況初無纖芥但某年幾七十殆將何為某讀書見

柳子厚不堪謫辱

唐史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

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擢禮部員外郎叔文敗貶邵州刺

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又徙柳州刺史十四年卒年四十九

至欲自比於甃浮

屠病穎之駒而怨懟不已

唐柳宗元起廢答云今茲是州起廢者二馬先生其聞而

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甃浮屠中廐病穎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屠道者都邑之會有師師善為律以戒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甃浮屠有師道少而病甃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遂相與出甃浮屠以為師凡師數百人日饋飲食時獻中悅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穎之駒穎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龐無異技磴然大耳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皂恒少食屏立擯辱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舟以沂江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穎駒大而不龐可秣飾他馬巴甃卑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廐下薦之席廐之絲御夫盡飾然後敢持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

震奮遊嬉若有知也宜不
曰宜乎全文見柳集八卷
遂指天為癰痔草木果藏不

足置存亡得喪於其間

柳宗元天說云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

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
大無異果越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
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藏
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
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
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
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藏
癰痔草木邪全文見柳集第九卷
饒饒至老死其於

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某以故益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
有望於當世之君子也

與路樞密

公弼

卷二

即日秋序乍涼共惟釣候萬福某歸田五年追懲往謬

遂掃跡滅影

唐韓文公集上李實書云老奸宿賊表影滅迹

於人間矣敢圖恩

舊存錄哀老貶賜誨飭開讀恍然鉅人長德宜在朝廷
出司留鑰未快僉屬然鎮撫之餘掃除邱墓存省遺老
遂及我私

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不亦善乎不宣

即日秋高乍涼共惟釣候萬福北轅遂彌月矣徒銜所
次皆異時游宦經行之地濁河千里

公羊傳河出崑崙千里一曲九曲入

海

忽已揚塵

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因遣人與麻姑相聞麻姑至自言接待已來見東海三為

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皆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摩

挲銅狄想復一嘆也

後漢史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有百歲翁自說童嘗見子訓賣藥

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水經注云魏黃初元年徙金狄重不可致因留於城南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雖兵亂之餘未容卧護而一方遺

黎喜見漢官威儀

後漢史光武紀云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官府

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三輔吏士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叟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當有出涕者所冀尊生養福以卒功名

大旆首余又貶教寵高情凜然收錄陳人

注見前卷

孰如公

者便欲馳一介追路以謝屏居之使令竟不果想公置之度外也

與何樞密

溪上分違便欲遣狀省問寒溫而公已登烏府

前漢史朱博傳

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嘗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

數月長老異之顏師古注云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

旋領樞要區區之喜

固異於常人而不敢恃一日之雅輒以罪戾姓名徹聞於廊廟所冀高明必諭此意即日冬序晴寒共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竄迹一涯無從瞻近臨書太息

投老殘年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遂年七

十矣況未可必也顧以死灰不復然

前漢史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蒙

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無復

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他望尚冀因來訪問生死亦足以為衰老之榮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

論語云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故今復有此命屬此隆冬乘單車

後漢史張綱為廣陵

刺史單車之職犯祁寒

書君牙云冬祁寒

絕大漠

前漢史霍去病傳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

師躬將所獲犂尤之士約輕齎絕大漠

折衝口舌之間

文選九錫文折衝注云挫摧姦惡衝

笑強敵

必有神物護持之助某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白樂天謂張燕公詩在處處有神物護持

與莫內翰

名壽字壽朋

資政書言公近有家嗣之戚

家嗣長子也

其惟情鍾

晉王衍喪幼子

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夫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悲慟奈何某猶記公在冊府時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癸巳至

于羣玉之山先王之所策府注云西王母所居者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策之府所謂藏之名山也故秘書亦

謂之為策府云

已勝衣矣享壽今年四十許而遽棄盛年何痛

如之且當抱孫

禮記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

以慰目

前勿過戚戚也

韓文公集載為潮州刺史謝上表云戚戚嗟嗟日與死迫

董德又傳送問遺方欲馳謝謙仲又出手教具審春和

台侯萬福某老來厭事屬舍弟被疾時時代庖

南華真經云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益復多事以故竿牘不獲時至燕

几及是遣報亦復匆匆不宣

比聞盡闕

印本作復

舍旁

印本作前

地手種花竹

印本作木

遂移春入

壺中矣

後漢史費長房為市掾有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唯長房於樓上

見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明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

甘肴盈衍其中云

又聞過崑山少留從德象虎邱之

遊

吳郡圖經續記云虎邱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以為闔閭所葬有金精之異故名虎邱

晉王珣山銘云虎邱先名海涌山又云山大勢四面周
嶺南則是山徑西面壁立交林山今非降竊窹亦不卒
至蓋得
其實云 不克陪燕俎一歡之造甚恨謙仲遠臨留三日

而別村市蕭然無以治具至今為負也書言令女合卺

禮曰共牢而食合卺而醕謂已獲麟

左傳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以為不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注
云麟者仁獸王者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
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云 謙仲云尚擇

婿也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唐杜工部集望嶽詩云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

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躡生層雲
決皆入飛鳥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

殆謂此耶一

笑

五經通義云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於岱宗者代也東方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又羣岳

之長據遺云歐陽永叔嘗曰今人呼妻父為岳公以泰山有丈人觀亦有丈人峯又呼丈母為秦水不知出何

也書

別去夜泊泖

音卯口

吳郡圖經云三泖在華亭境陸魯望詩云三泖涼波魚鼈動五茸春草雉

妹迨曉乘便風推帆絕湖而西薄晚次大姚閭閻城已

在望中矣

吳郡圖經云吳王閭閻委計於伍子胥使之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四十里小城

周十里開八門以象八風是時周敬王之六年也

孤舟獨行大澤葭葦中竟日

不逢一人萬一雲掌晝晦風雨作於半涉真叫皇天之

所也嘗寓一書屬海鹽便介已登几案否即日大暑共

惟台候萬福某次閭門

吳郡圖經曰吳王闔閭建城之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其西曰

閭門者象天門之有閭闔也

日正中暑甚遂移舟虎邱少愒劔池上

吳郡圖經曰舊傳秦皇求劔地裂為池太平寰宇記云山間是孫權所發以求閭閭寶苑澗側有平石可容千人故謂之千人坐需一夕之涼而諸瓢盆至袖中出紙因生公講法得名

求字者數十輩殆欲腕脫

唐史蘇頌傳云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

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長老從旁勞勉良苦

某答曰所謂纏倒藤矣

俗語有倒被葫蘆纏倒藤之說故東坡先生贈杜介詩云問憚

不歸舍屢為執壺
繞可謂微婉矣

一笑遂別還舍未幾瘡痍大作遣狀

草草不宣

內外制序引去秋病後所作雖不工而平日向慕之誠

意具載於此矣

公文集載翰林莫公內外制序云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

莫公擢第一年二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
以兵部外郎從卿貳奏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
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推條奏數
千言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
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
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己挺立擢紳間益自重
澹然無所諧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
宰相終以不附已斥公于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

召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詔令坦
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程公孫者皆嘆異
之余一日過公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予為之序孔
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
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
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
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心應於手朝出九重
暮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赤心置
於其腹中惟陸宣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
落筆千言坐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
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
後宮書命莫有當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
二婕妤會公當制是夕御札趣進告甚急翌日對輔臣
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
物上曰無踰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
朝廷有大除拜過三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

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
吳敏欲因是以危公公解衣据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
公適入對淵聖嘉嘆久之纔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
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慙沮失色某之仕
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
物之盛炳然在目叙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
達者遂論次以
為公書首云

之藏累辱戒論遂不敢留今併納上

按公與叔詣兄內
翰帖云制詞索序

引無乃非其人乎然例當得一副本只乞
門狀紙百番戒一吏真書大字見賜是也某自余郎罷

官後屬德父屢矣至是方能遣送不敏愧恐

留寓館置遂涉旬時喜過所望而叨溷多矣吾顏其厚

耶開元天寶遺事進士楊光遠干謁不知恥時人以為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方俟暑退稍

就筆專馳一介看候又貶誨亟省顧之厚喜慰當如何
制草得觀一時侯王將相出處之故至於區區歎慕之
意已見於序引所陳不復云云更望少留於此他日持
送



內簡尺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內簡尺牘卷

三五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鈴

校對官助教_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_臣何需霖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三

宋 孫覲 撰

李祖堯 注

與宮使李尚書

名擢字德升

公辭郡甚善龔遂治渤海奏言無令丞相御史拘臣以

文法宣帝許之

前漢史循吏傳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

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

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悅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今日從臣守郡郡必度

外有所為而待以歲月可冀尺寸之功也若一人守之數十人伺之一搖手舉足便嗷嗷為祟固不若明哲保身之愈也

向來驛使致問遺便趨宜興鎮江矣比歸次城中與之
遇攜與俱還疲曳之餘信筆作謝至今負簡慢之愧復
被誨存具審春序寒燠未調台候萬福吾儕皆老矣日

望公把一麾南來

詩話云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之句不知其誤也延年

謂一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耳延年詠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薦咸為吏部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後杜牧之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邂逅一見而不能得但時想見風上望昭陵遂為故事

神於落月照屋梁之時也

杜工部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曾宏父

名惲時
為台守

寄近詩可見賓客之盛

詳見天台所刻
曾使君詩集

然德齒之尊

孟子朝廷莫如爵鄉黨莫
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則莫有出公右

者又示長短句一軸樽俎風流追繼前修想寓公不復

賦式微矣

毛詩式微篇序云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
以歸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

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某嘗謂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

則為樂何必据虎背而坐

闕

使道傍人指以為仙者而

謂之樂乎聊發千里一笑

東坡先生答范景仁書云
聊爾信筆以發千里一笑

某初欲倚公為東道主

後漢史光武謂耿弇
此是我北道主人

從後騎一

覽赤城之勝

洞天福地記云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其周回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天即桐

栢真人所理葛仙翁煉丹得道之處上應台星故名天台在台州天台縣又禮靈符會稽記云赤城山色皆赤

狀似晨霞故孫綽天台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顧以世議迫隘連牆不相請謁

尚恐不免千里命駕

晉嵇康與呂安友善戒世驚愚必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不見赦

南華真經云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

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坐此阻濶十五年相望一涯但有企

竦奉手誨具審春暄台候勝常目青小間否

青音所景反說文云

目病生翳鍾乳丹砂固貴人所餌公燕居如齋無聲伎

一曰災青

之奉以陽攻陽祇益病耳非徒無益也

本草石鍾乳味甘溫無毒陶隱

居云出始興名山石洞唯通中輕薄如鵝翎管碎之爪

甲中無鴈齒光明者善又云丹砂味甘微寒益氣明目

生符陵山谷孟子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吳守報罷曾宏父必已詣郡學問文采守賢喜事家風

凜然遂有與晤言者章掾蒙推獎

掾屬官也漢史云蕭何為史書掾

渠

依青龍婦家富人陳氏

吳郡圖經續記云滄瀆旁有青龍鎮人莫知其得名之由或云

因船得名庾信哀江南賦云排青龍之戰艦南史楊素

伐陳以舟師至三峽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

狼尾灘楊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擊敗之則青龍

者乃戰艦之名或曰青龍舟孫權所造也蓋昔時曾置

船於此地超台時其婦懷妊陳媪前漢史高祖母媪文因召之耳

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注曰媪音烏老反顏師古注云媪女老稱也孟音是也留之不遣聞此

月免乳前漢史外戚傳霍光妻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顏師古曰免乳產子也度當至

官下王孫不能自食固應爾耶前漢史韓信傳云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

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更望

終賜游揚諸公間前漢史季布傳曹丘生曰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尺寸顏不美乎遂

寸進區區之叩

奉誨存大慰瞻仰即日歲晏寒令浸嚴共惟台候萬福

某老境衰殘夏秋感疾在膚草間雖不至卧病而塊然

危坐一榻之上奄奄彌時殆不知有身世也一女弟新

寡

前漢史司馬相如傳云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

諸孤呱呱

書益稷篇云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注

云啟禹子也聞泣聲不服以子名之

不能赴揀冬至後方往視之遂由徑

入荆溪

論語行不由徑

莫橫山公

胡樞密居橫山

舟回詣城府親舊挽

留涉旬而後返方歲窮

禮記月令云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

塞

向之時

毛詩國風云塞向瑾戶注云向者北牖也為此者備寒也

扶僊衝寒

杜工部詩云山

意所寒欲放梅

弔死問疾殊不獲已耳比日方能具報草草不宣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某已遂首丘

注同前

而公亦安於

閒寂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

唐韓文公集東方未明篇云東方半

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耿耿難三號更五點王直方詩文發源云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贈道潛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辭云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學者尤多用此

大雅醞藉尊賢貴老自有家風寓公諒無泥中之嘆

式微

篇已見前注

相之猶未造官殆是閩盜未靖之故福唐大府

置家其中度無可慮者舉之詩語益奇乃翁一部鼓吹

也

南史孔稚珪字德璋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

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不及此安有

慙色

分違十七年心衰貌改可以想見而區區念德炯如皦

日也

毛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即日春寒台候復何如某聞公苦

赤目相之示書亦云方藥率用菊花芩辛之屬

本草云菊花味

苦甘平無毒去風眩腫痛目欲脫淚出又云芩窮味辛溫無毒主風入腦目淚出其葉名蘼蕪又云細辛味辛

溫無毒去風
明目通九竅

此等公未嘗入口唯有瞑目趺坐存神守

氣

楚辭遠遊云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可不藥而愈也冬溫如春令

禮記月令

云李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

村氓無遠慮質賣裘褐一空而層

冰積雪過於窮臘

楚辭招魂云層冰峩我飛雪千里

饑疫相仍更有可

慮者所冀慎疾

論語云子之慎齊戰疾

以益壽福

東坡先生與陳師仲書云其餘

慎疾

自重

相之錄近詩見遺讀之竦然詞句溫麗

東坡先生云柳子厚詩在陶淵

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溫麗靖深不及也

不見圭角

唐韓昌黎文石鼎聯句云磨礪

去圭角

正似其為人一門之內連枝秀傑

兄弟為連枝也

可為公

賀也舉之謂當一過婦翁

晉史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語曰婦翁冰清女媚玉

潤

可冀邂逅竟不如所料似聞欲試科目高文碩學已

藉藉在搢紳間又何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也

使臨枉誨飭具審履茲冬序台候勝常某聞公苦赤目

固不如別紙之詳大抵肝受熱則目病故醫療率用寒

藥久之則害於脾不能食雖少壯者亦難之公年幾七

十寒藥豈可輒近以熱攻熱必作障翳如書所云也近

見一醫療王剛中刮膜如神

涅槃經云如目盲人為治目故造諸良醫即以金篦刮

其眼膜又唐杜甫秋日夔府詠懷云金篦方刮眼鏡象未離銓

知公訪兩醫亦妙手日

佇樂喜

注見前

慰此區區晨夕念望之心

又知天台水潦之厄徙避猶未復也鄉州上田已槁死

下田亦敗於秋潦宜興山間與杭湖相接連處往往漂

沒比省妻母之喪至餘杭道中猶有浮查在高樹如柳

儀曹所云也

唐柳宗元集雨晴至江渡詩云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江頭水落村徑

成撩亂浮槎在高樹槎查二字通用

天台並海亦復爾耶

海錯豐餉方移家拯溺之初又為公此費拜貺殆不皇也筆三十枚并小牋三百謾馳上微贄可當一笑耳女子初苦痰飲初不料至此方夕痺厥竟不能出一言而去設有宿誠不過託其夫與子耳李郎尚待遠次必占去就於酒醴之間敢忘設也

前漢史楚元王交傳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

夫高后嘗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

堯子戊嗣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設醴及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謂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蒙問逮遂私布之

與張尚書

名登字瑩如

茂嘉遣騎至所遺誨帖把玩三復具見存寵衰晚之意

即日履茲歲端共惟台候萬福某久在泥塗

見二卷楊樞密帖注

故人方居天上雖榮悴了不相關而聲氣之求

易乾卦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

不間喧寂幸甚過望不可言不宣

別紙開諭重悉今日之急兵與賊而已屬者南北解仇

上下厭兵姑為息肩之計

趙臺卿云嘗息有弛摠

唯高才獨當天

下之急務某頃嘗居此官為國用之大蠹如三省吏祿

有一輩請十七色錢者諸將之兵或淪於異域或去為

盜賊或死於兵火無慮數萬而名籍不除馳坊車營務

無一車馬而廩於官者千餘輩如學官書局禮樂之司

尤為不急版曹坐視太息莫敢誰何故於謝表具言其

事

公謝戶部尚書表云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省參榮八座之職中謝竊以舉天下版圖之繁治

邦內經常之費任土納四方之貢持衡居五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均足承平歲久奢泰日滋好大喜功喜新厭故遂底魴魚賴尾之害馴致牂羊殪首之妖萬乘蒙塵不備純駟羣氓擗壑不捺羹藜當屬能臣共圖國計顧夷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往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舊貫吏部毀法添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崇文具圖書冊府當俟太平畫餅空餐畫墁浮食在宣和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自非蠲令改制一清流獎之原何以富國裕民復見中興之威顧如臣者自視缺然智力以窮憂責彌重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嘗欲奮體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解境黜聚斂之臣揀獎扶傷塞僥倖之路聞茲邦用深軫聖情夫何么麼之

安亦預棟木之數苟操刀而立斷初無畏首畏尾之虞則解絃而更張庶有足食足兵之望庶樂朝

廷解絃更張

前漢史董仲舒傳仲舒對策稱孔子曰腐

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少寬徵歛之急省

書有不自專之語唯某能識公此意也

某久安窮陋雖不相聞而一時名德中外所向固不必尺書啟問而後察也即日冬序早寒共惟台候萬福某

妻母年幾八十得疾卧山間不獲已扶憊一詣而寓舍
在境中小舟由徑若販夫賈豎逃免征輸不敢踐冠蓋
舟車四達之路東道主乃平生握手之舊望之若霄漢
然匿形避影浹日而反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向傳進端殿踐樞省豈唯區區喜可為天下賀也久之
乃聞尚留京兆侍從久次僉論所屬固自應爾況如白

首故人尤有望於綈袍之舊

史記范雎傳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

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服敝衣間步之知見須賈見之而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固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叔曰臣為人庸賈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絺袍以賜之為須賈御入秦相府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賈問門下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謝罪睢曰公之所以得無然沖天之羽必死者以絺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在三年不飛之後也

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

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也王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親情桐廬簿惠聘常州宜興縣人其家卜以十一月塋

其祖曄欲一歸視其塋輒告端明乞一催軍器差檄至
常旬月間復還官次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而拘於官簿
不得輒去有望於門下故不復避干僭之罪也

與胡尚書

名交修
字已茂

方見周惇義云公行有北門之召已聞詔追殊慰僉屬

公文集載行狀云已茂常州晉陵人建炎南渡公與從
子世將者相繼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為端明殿
學士指紳歆艷為江左
衣冠之冠何其盛也暑溽共惟台候萬福某方伺馬

首之東遣書橫林道中被誨勤懇益見記存之厚樞省

虛位佇聞超拜別行展慶不宣

某用新舊麤細雜木築一室歲前當入居之聞公大木

數千章

前漢史貨殖傳云木千章竹竿萬箇

方自儀真來而召節已行矣

昔白公丹竈敗之明日忠州刺史除書至殆此類也

白氏

長慶集同微之贈郭虛舟詩云簡寂觀鐘後紫霄峯曉時心塵未蠲潔火候遂參差萬壽觀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姪女隨煙飛始知緣會間陰隙不可移藥竈今日敗詔書明日追

玉堂視草

金鑾遺事云太宗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素練二幅每字徑二尺餘淳化二年十月賜

學士承旨蘇易簡時上謂宰相曰他日為翰林中美事也今龔在玉堂前楣之上劉元城先生語錄云且如玉

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皇帝常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
玉堂之署蓋此四字出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
有直署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久汚玉堂之署
至英廟嗣位乃命徹去元封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二
字復榜院門云沈存中筆談云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
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金華進讀金華殿名也前漢史丹奉傳曰孝文時未有
甘泉建章及上林中離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

麟鳳凰白虎玉堂
金華之殿是也

極儒者之榮樞庭黃閣

漢舊儀曰丞相聽事曰黃

間自是超進且佇非常之聞也

別去屢見除書造外不即贊喜新政蒐拔淹滯如已茂

老成持重擢居要津

唐杜工部集上常左丞詩云立登要路津

可為朝廷慶

也即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某蒙恩收召已解郡紱更旬可至國門即遂扣謁

錢塘報聞亟解去更聞委書勞苦嘗草草具答矣比還

山中親客相過將迎彌月及是方小定不嗣音非敢懈

也即日共惟台候萬福聞會稽回祿

左傳鄭子產穰災於玄冥曰祿玄冥

水神也曰祿大神也

居第不至驚擾否北扉代直

注見五卷錢舍人帖

行且

即真

注見四卷向侍郎帖

遂登政路庸慰延望

公行狀云兩除詞執三侍經帳亦入

翰林為

學士云

比聞榮躡八座

公行狀云紹興三年召為給事中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兼兵

部尚書

意謂記室豈少一紙之書故不果進賀秋暑不審

台侯何如少意德發

孫朝請字德發

學博而行高久安閒散去

年全真

張參政名守字全真

薦比叔詣

孫翰林名近字叔詣

又薦之德發云

與公布衣之舊特未也故不能無望豈非一鳴驚人必

在三年之後耶

史記淳于髡說威王以隱曰國中有一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鳴驚人

今因其行輒草草上狀

與致政楊尚書

中修

別去彌月時奉誨飭喜聞殘暑台候勝常序引納上袞

老廢學技止此耳

唐柳宗元集三戒然之驢虎見之以為神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遽遁然往

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涉倚街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敢斷其猴盡其肉乃去云大意言類篇集韻數巨公更兩

朝而能成功因之作類例啟悟後學又以公平生大節

附見一二致夙昔向慕之意

公集載切韻類例序云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

問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終一賦於是喟然嘆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發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鑪家刻方音地志淳屠老子之言無不記也相如秦賦

夸苑囿之大固無鬼冢神林萬里海外荒恠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札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章思十年雕琢肝腎之計賦奏天子見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刪取其要顏師古為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古字而世溺於所習履常蹈故讀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其解至有伏獵侍郎弄聲宰相貴為公卿遺臭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慨然閔古學之壞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跡之遺超高領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難字過目無復含糊躡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雌霓一語文以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弘農楊公傳極羣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崇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史階擢三衛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為臺諫排恨所不快者公笑謝不

願也明日有旨還復東頭供奉官進閣門祇候始見疏
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
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生所著切韻樂與學者共之
昔宋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
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
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
詔頒焉今楊公又即其書科別戶分著為十條為圖四
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
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
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為上下篇名曰切韻
類例云

新書聞季高

劉侍郎名
岑字季高

已為鏤版序引容少抒思納上

第留一兩版見待不嫌少緩也小兒蒙期待之過衰老

追懲往詰但欲教咸耳一笑

前漢史陳萬年子咸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

抗直數言事刺讖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觸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萬年乃不復言注云調古

諱字

與張侍郎

名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

異時窺見一斑

晉史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因知公不在餘子之後

後漢

史彌衡傳衡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

分別

俯仰二十年恍如隔世而貴名暴白又如青天白日在

十日之上也

唐韓愈與崔羣書云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又禮

云十日所視

即日冬序晏溫

前漢史郊祀志云汾陰得鼎以禮迎祠至中山晏溫如淳注曰

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爲異也

台候何如某潛深伏與姓名

不復至公卿之門如聞存記流落每玷議論之餘遂遣一紙而不能以累幅爲禮也

自公冠殊科旋躋禁路而某已除籍爲民

前漢史魏某侯實嬰不好

黃老太后怒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

遂不相聞屬者就間雖大鬱羣望而

進道益德盡閱天下人物於無適莫之中

語里仁云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他日進服大寮如梓人之用羣材

唐柳宗元梓人傳云裴封叔之

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偏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詭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方圓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其後京兆尹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工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執引右持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官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用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

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
物莫近此也全文見本集二十卷 豈復僥倖於一試顧

以餘年向盡恐不及見功名之盛也

每得參政兄書

張參政名守字全真

未嘗不嘆服高致也賢者或

仕或已自繫公道通塞喜愠固不在我也

語公治篇令尹子文三仕

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江表氣候不齊所冀為斯文尊主自厚

以佇亨復

南北阻絕瞻邈莫喻此心伏奉誨函具審春寒台候萬

福盛名之下

唐史房琯贊云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咎咎深

四

海所瞻翕而後張

老子微明篇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一飛九萬其孰禦

馬

南華真經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鯢

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

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馳頌之私朝夕以冀

參政兄諸郎晨夕侍談燕子韶存記衰老每挂齒牙之

論

宋史謝朓好獎予人才士子聲名未立宜其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區區愧謝遂草一

書占叙感悰重厯賜報疊緘累幅高辭偉麗健論英發

無左官戚嗟

易離卦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不偶之嘆讀之竦然汗

出別後學力乃至此耶拜貺彌月開闔百過字欲漫矣

猶未忍藏之什襲中也某愧處窮陋追訟昨非

陶潛云
覺今是

而昔凡平生一言一動皆招尤速累之根本年來稍從

事佛書拊卷悵然如見舊國故都至于感涕

沖虛真經
云燕人生

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
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改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
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
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
昔始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
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意謂向上一

路不在文句中

唐裴休黃蘗禪師傳心法要序云獨佩
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別

法又幽州盤山寶積禪師示衆云向上而所閱桑門之

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也千百輩無可晤語者子韶當是箇中人又相望數千

里無從捫衣一望下風傳燈錄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得法於無相大師杜鴻漸問師

項嘗駐錫于此而復何往耶曰無住聞老第笑此佛堂師居貴封大慈寺遠來捫衣忝預函丈云

空空其無有也傳燈錄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寺受業遇百丈間悟却回本寺受業師

一日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又語子罕篇云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汾州無崇禪師開馬祖禪門最盛特往瞻禮馬祖觀其狀貌瓌

瑋語音如鍾乃曰巍

巍佛堂其中無佛

與周侍郎

字表卿

歸宿田里

東坡先生與陳輔之帖曰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前漢書循吏傳

序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

榮悴殊塗

易繫辭下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只有望

塵之嘆

晉書曰潘岳與石崇謠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等輒望塵而拜

即日冬寒台候

萬福某餘年向盡志節衰落皆非故我

東坡先生答李端叔書云足下

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

獨有衰暮思故友此心炯炯

杜工部集偏反行徒步翻

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相識又奉贈李八丈判官詩云炯炯更持久

不宣

異時廷唱公與沈元用相先後耳沈已登侍從而公佐

小邑於宜黃

先生文集載撫州宜黃縣丞廳記曰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觀時

以尚書員外郎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臚傳一出自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闕寺宮伯持楯執戈宿衛之士皆指目歆艷以為寵明年太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為博士行且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內倣擾百官奔走失職頃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云

孜孜奉職澹然無幾微見於顏面及從公議稍申入踐

禁塗進小宗伯

先生文集載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廷俊墓銘云廷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末徽

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上擢為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為方

伯行且大用而雅量渾渾

晉史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

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安徐曰如此
將何歸耶舟人以言即回眾咸服其雅量
不見小異

大不榮小不辱來不拒去不追真一世之標表也
東坡先生

趙清獻公神道碑云宰相韓琦嘗稱
趙公真人世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

辱餉蜀賤奇甚謹以下拜
左傳曰王賜齊侯昨對曰敢不下拜 豈應忽忽

點污也
王介甫次韻酬王徽之贈池紙詩云忽忽點污亦何忍嘉賜但覺難為辭 遣介時初

欲薦微贄
玉篇云贄肢利反執玉帛也亦作摯 而公鼎貴
前漢書匡衡傳匡鼎來注服虔

曰鼎猶言當也應劭曰鼎方也顏師古
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傳鼎盛義亦同 不敢恃平素觸

冒及是拜賜滋見存省之厚他日亦不復自間外也

比上狀旋領報音具審即日殘暑台候萬福公方處顯

分領劇曹

前漢書食貨志曰外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類師古注曰曹輩也分輩而出使也

四

方之使持書閤門者踵相屬矣風義之篤不忘雅故

前漢

書劉澤傳曰今呂氏雅故

占詞累紙輸寫腑臟祗如在宜黃時何其

大耐官職如此也反復厚貺但極嘆仰不宣

自公領三銓

唐制選部例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一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

為中銓其一為東銓銓各有印

洗手奉職

韓文公集少府監胡公珣神道碑云公為監察御史主饒

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

如在宜黃時

先生文集載撫州宜黃縣丞廳記曰表卿

發策殿中權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瘡
疾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
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蚤楚間且代
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
深博不見愠喜殆未可
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也 治跡藹然人人蒙賴矣其頃常

居此官

先生文集載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承
流支郡方叨在省之除擢咸選曹更代北扉之

直廩恩深厚者已凌兢臣聞虞書三載熟陽之文周官
羣吏誅賞之法歷皆千載分總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
衆諸郎寄坐老
吏專家是也 條格 前漢書循吏傳曰以興化條顏師
古注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

若木條
然也

只在羣胥佩囊中意所予奪郎吏不能措一辭

於其間

史記孔子世家曰筆則筆削
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但仰屋嘆喑而已

玉篇喑子夜反廣

雅云喑喑鳴也

日竚南轅具小舟郊見屬聞嚴召倍道馳去欲寓一書

亦不及殆是交一臂而失之也大暑共惟台候萬福某

歸田

晉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

十五年安於所習杜門面壁

注見二卷楊樞密帖

以盡餘齒第未有見之日祇益惘惘不宣

傳車獨行萬里辭親而去想見倚閭之望

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

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神明擁衛按節

前漢書子

盧賦曰按節未舒顏師古注曰按節猶弭節也

來還朝登禁門持橐入侍

前漢書趙

充國傳曰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注曰橐與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後顧問或有所紀也顏師古注曰囊所以

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晉筆插筆於首也暮歸田舍前漢書原涉傳曰入其里宅綵服

而趨藝文類聚載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堂上跌仆因卧

把為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儒者之榮有過此者乎尚冀厚自持以

佇參樞之拜

比上問審已關聽

前漢書佞幸傳關說顏師古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

津關春序寒燠不常台候復何如傳聞典貢舉亦儒學之

至榮但南渡已還

晉方士戴洋曰洛中當敗人人自南渡

人物凋謝文詞

飢散

見臨安王宰帖

非公在場屋時比也然一經題評便為世

準

後漢許劭好覈論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當復少變乎瞻見未

期為斯文自重

語子罕篇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胡令受代從妹將雛先歸云林憲罷去已絕榮望矣公

為力取漕臺一章比趙銓曹

注見五帖

更蒙主張

莊子曰孰主張是

無復留難之吝小官孤寒有一時遭逢之異他日當銜

環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為鷗鳥所搏墜王於樹下又為螻蟻所困寶憫之取置巾箱中養之唯

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摩雀俱
來哀鳴遠室數日乃去一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黃衣
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為鳩鳥所搏蒙居拯濟
今當使南下不得復往且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
今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於此遂絕寶生吐珠以報神
震震生東東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焉區區
記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
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室故歷世寶焉區區

空言何足論訓

內簡尺牘卷三